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large, expressive, abstract shape in shades of red and orange, resembling a flame or a large, jagged piece of paper. Within this shape,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stylized figures in blue and white, appearing to be climbing or walking along the edges of the red shape. The figur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red area, with some near the top and others near the bottom.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

易

HAO

占

LING

号

后

短篇小说集

12.24.33-2

总 2550-2

分 707-2

四川人民出版社

51

创为无期又代我，唯此半半疑何如，补除文艺义主会长
需防匪徒如安热何气天固原，新制越又委姓，命革大外文疑
。要

王守曾只。由能当年夏半去县，藏歌个二十的集下里左
整象因视作游拉面，静然余如由陈蔚善开香书卧，只不视亦
陈另人命革大丁丁彭考代大，面衣由同不从，象派集英由彭
隆行批命革大外文恐何气天研要” 激主手赫野大串忽牌舞
微余革由 郭主手许此大空味工野如更伏，令号半疑由“翻
叶，半半央望由国卦隔克丁我果暗令同恐何气查已缺奇，楚
则否由命革大外文恐何气天安否困安前当故。由贵下游歌晏

号 令

大汽壁障出时爆，夫开个是时，于集由料友些能防究
(短篇小说集)

蜀书楚雅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蜀书楚雅时开京工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 龍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10 字数 205 千

1976 年 5 月第一版 197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18·61 定价：0.77 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目 录

列车，顶着风雨前进·····	马 兰 (1)
征 程·····	呼延兵 (20)
红 枫·····	龚晓明 (55)
第一个回合·····	朱先贵 (89)
滚滚长江水·····	李亦然 (110)
大方向·····	周永年 (142)
前 哨·····	鄢光忠 (172)
彩霞似火·····	山 星 (201)
厂区风云·····	孙 谷 (230)
在战斗的前列·····	池正坤 (259)
不尽乌金滚滚来·····	郭庆渝 (288)
难忘的重逢·····	崔 桦 (310)
后 记	



列车，顶着风雨前进

秀川铁路机务段的咽喉道岔被焊死，火车头停摆的消息，象一阵风似地传开了！机务段不出火车头，等于工厂关闭，矿井倒塌，立刻引起了铁路工人的强烈震动和不安。

平时一片沸腾景象的调车场，此刻清风雅静。一列列、一串串的车辆，无声无息，黑压压地象一道道铁墙，摆在各条线路上，车站被堵塞了！

车站上，一列墨绿色的客车上挤得喘不过气的红卫兵，

一个劲儿地吵着：

“怎么还不开车？火车头呢？”

“这是阴谋！哪个走资派在捣鬼？”

站台上，几个红卫兵围着车站的站长，向他要火车头。

正在睡觉的火车司机们，从床上跳下来；正在吃饭的检修工人，撂下饭碗；连家属和孩子们，也都惊讶地随着工人们急匆匆地向机务段涌来。

机务段的整条线上，油光闪闪的火车头，一台挨着一台，停摆在各条股道上。机车风泵不停地嘀嘀哒哒地打动着，如勒紧缰绳只待发出的战马，急躁地发出哐哐的叫声；机车安全阀，时而这台啪地冒了汽，时而那台又呼呼地喷了烟，如同关在铁笼里面的雄狮，发出愤怒的吼声。人，越来越多，似乎就要在这里进行一次集会。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嘛？！”

“噓，谁违背我们铁路工作的集中领导和铁的纪律，擅自决定不出车，难道我们是白吃干饭的么！”一帮身穿工作服，手拎检查锤的司机们，围着段长愤怒地吼着。

“我有什么办法呢？”段长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

“同志们，这是局长的命令呵！”

“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是违反党中央的战斗号令的，你听它干什么？”一位老司机倒背双手，倾着身子，向段长探着头，气呼呼地说。

“唉，你，你怎么能这样说？”段长翻了翻眼眸，说：

“我是下级干部，我不听局长的听谁的呀？”

“听党的，听毛主席的呗！”一个小伙子爽利地回答。

“那当然了！”段长笑了笑，扫视了大家一眼，马上转了话题：“不过，我跟你们说句老实话吧，你们慌着出车也不顶事嘛。现在，跑在路上的机车还要原地熄火、封闭待命哩。分局的局令已经发下各站了！”

司机们被这晴天霹雳似的消息一时震懵了。有的小伙子直吐舌头、咂嘴；有的中年汉子用巴掌拍着自己的后脖颈，倒吸冷气；可更多的人却是愤愤地瞪大眼睛，沉思着。

是的，段长的话是真的。看，九九九号机车此时正牵引着一列车皮，风驰电掣般地向秀川站方向飞来。在通过一个小站时，司炉张小虎接上来的路签挟着一道命令，他赶忙递给宗师傅。老宗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命令：全段各站，自即日起，凡遇九九九号机车，一律停车。你次列车不到秀川了，在秀川的邻站红鱼终止，机车熄火待命。

——局长一号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小虎站在老宗背后，伸着脖子看完局令后，没好气地把大锹刷地往煤堆里一插，扯下脖子上的毛巾，边擦汗水边说：

“怎么回事？宗师傅，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虎并没有立即得到回答。他扬起头看了看宗师傅，只

见老宗师傅锁紧眉头，两眼沉思地望着前方。他焦急地吁了一口气，又操起铁锹向炉里投煤。坐在左边的副司机吴怀庸用手拦住他说：“不要投了，到站就熄火，还投煤干什么！”小虎扬起头看了看副司机，随后把手一推，说：“熄火？没那么容易！”

“哼，局长的命令还能不听么！”老吴白了小虎一眼。老宗听了这话，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看着老吴。虽说他们一直都在路上跑车，但最近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是十分清楚的。老宗今年四十五岁，身材高大，魁梧，是个饱经风霜的老司机。他当过日本鬼子的劳工，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但更尝过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关怀下的温暖！老宗作为被解放的奴隶，当家作主的工人，深深知道怎么工作，怎么生活。他拚死拚活地干，还嫌自己贡献太少。因此，他的九九九号包车组，连续十五年获得红旗，他本人是个全路闻名的劳动模范。这趟车出发前，段上又通知他，再跑两趟车回来，去铁路局报到，参加劳模大会。

可是谁能想到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全线停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老宗在用心地思索、回忆。前几天，老宗就发现分局的领导接连向党员和工人们灌输了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说什么“红卫兵到处造反，到处破坏”；“共产党员和真正的工人应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保卫局领导”；等等。同时，还偷偷地训练机关干部，怎样

手挽手，肩并肩，搞人的城墙，准备挡住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老宗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十六条》，用《十六条》来对照，觉得这里边很有问题。在这次出车前，便写了张大字报，质问分局领导：

红卫兵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毛主席肯定的。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小将，鼓励他们反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我们奇怪的，分局领导把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诬蔑成是什么“破坏”，对红卫兵大串连却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层层设防，步步置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们的脚跟站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的拳头不对着资产阶级，为什么偏偏对准无产阶级？联系到你们过去大搞奖金挂帅的错误，难道还不令我们深醒吗？

列车正在隆隆地奔驰。老宗猛地抬头，看见在那黑黝黝的前方，显出一盏耀眼的绿灯，红鱼站到了。老宗一下把闸撂了下去，列车慢慢停了下来。

老宗摘下手套，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方。他摸出烟盒，拿出一支烟，在车窗台上顿了两下，停下来；又顿两下，又

停下来。忽然，他把烟往耳朵上一夹，拎起小锤，呼地跳下机车，大步向车站运转室跑去。运转室这时也失去了往常的繁忙景象。他抓起电话，忙问：“喂，调度么？我是九九九号司机。喂，为什么不叫我们开车？为什么还叫我们熄火？”对方的回答是：“这是分局局长的命令，我们也正在追问为什么！”老宗放下电话，虎实地一把抓住身边的值班员，问：“伙计，你说说，为什么不叫我们开车？为什么还叫我们熄火？”值班员惊异地看看老宗：“这问题，一句半句说不清楚呵。”老宗松开了值班员，急匆匆地向外走去。突然，一个小站务员向运转室猛跑过来，与老宗碰了个满怀。老宗就势两手一抱，小站务员被腾空举了起来。

“唉，唉，别闹么！”

“小家伙，你说说，为什么不叫我们开车？为什么还叫我们熄火？”

“师傅，哦，你问这个！我告诉你，肯定是走资派在捣鬼！”小站务员忽然转为气愤地说，一边还在空中挥动拳头。

“嘿嘿！回答得干脆利落呵。小家伙，光看出问题还不行哩，挺起腰板斗吧！”老宗放下站务员，“给你个任务吧，把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跟值班员好好拉一拉。记着，只有团结大多数，才能斗垮走资派呵。”话一完，就又急忙回到机车上。

这时，机车窗外，闪电象弧光似地一亮。接着，一个炸雷滚过。顷刻间，滂沱大雨下起来了。

小虎把灯关了，火压好，窗门关严。三个人摸着黑，开

始讨论、分析今天发生的事情，有时也争论几句。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见窗外响起了脚步声。老宗撩开窗帘，透过玻璃向外一看，密集的雨点妨碍了视线，只迷迷糊糊地见着几个人在晃动。忽地，他看见几个人的手臂上都闪着红光，是红卫兵小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走近机车前，摸了摸溢水管，兴奋地嚷了起来：“活的，水管还是烫的咧！”另一个红卫兵向前走来，伸手敲门。又一个红卫兵说：“走，上去看看！”可给一个女孩严肃的声音唤住了：“不行，同志们，要注意纪律！”敲门声和说话声嘎然中止了。接着，又听那个女孩说：“既然机车有火，工人师傅们一定会来，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怎么，小金你冷了？来，把我这件雨衣披上……”

老宗心头猛地一动，十九年前的一件事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老宗所在的机务段，是个战略要地，敌我双方争夺得十分激烈。也是一个疾风暴雨之夜，一场激战过后，又平静下来。老宗刚躺下，准备睡一会儿，忽然，院子里响起敲门声。接着，又响起柔和、亲切的喊话声：“工友们，开门呵，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宗心里疑惑，他爬起来向窗外望去，见三名解放军同志站在密集的雨网里。一位大个子战士说：“再用点力敲敲，可能没听见。”另一位个子稍矮的解放军战士说：“不要敲了，注意纪律！”那时正是北方的深秋季节，天气已经冷了。老宗心头猛地一热，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喊道：“救星来了！”他不顾一切地打开门，冲进院子，和解放军亲热地握手，拥抱！

解放军向老宗说明：国民党匪军正在溃退，现在急需火车运送部队追击，可是还没有找到司机。老宗非常兴奋，他一拍胸脯，说：“同志，我来。把任务交给我吧，保证完成任务！”解放军又一次紧紧地握着老宗的手，说：“好哇，我们一块战斗吧！”老宗驾驶着满载解放军的列车，疾风似地奔驰着，很快就追上了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保证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老宗想到这里，十分激动。目前，又是一场战斗摆在面前呵！他不觉冲口叫道：“快，红卫兵战士来了！”他把门一拉，跳下机车，拉住红卫兵的手，抚摸着他们的头。毛主席的红卫兵多么可爱呀！他们象解放军那样纪律严明，整整齐齐地站在地里，雨水顺着他们额前的头发淌下来，淌过那倔强的眉峰，流过那又密又长的睫毛，浑身都湿透了，但他们那明亮的眼睛依然闪动着火苗似的光采。有一个男孩子猛地扑到老宗身上，带着激动的嗓音喊了一声：“师傅！”接着便说明来意。老宗这时才弄清楚，他们在秀川找不到机车，后来了解到红鱼站有一台没有熄火的机车，才顶着暴风雨，从秀川赶到红鱼。

“师傅，我们红卫兵战士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指示。随后，我们将开赴前线，与资产阶级司令部决一死战！”那个女孩子说到这里，严肃地向老宗行了个红卫兵战士的礼。

老宗激动地一拍胸脯说：“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

行动好得很！”他说到这里，扬起头向司机室里喊：“小虎，快开灯，整理火床，我们把红卫兵战士送到北京去！”

在电话里，又经历几番周折，调度才同意机车开到秀川。九九九号机车就要开车了。这时红鱼站的站长，慌慌张张地把老宗叫到站长室，关上门，嘴巴触到老宗耳朵边，悄悄地说：“局领导，对，胡局长叫我转告你，你不能开车，更不能挂红卫兵列车！现在，红卫兵到处闹事，强行上车，我们只好全线停车，等中央知道就好办了。局长说了的，这话只能对你说，千万不能外传。老宗呵，你是个赫赫有名的劳模，无论如何不能开车，注意影响呵！”

“嘿！你——”老宗照着站长的胸前擂了一拳。站长趔趄一下，诧异地看着老宗，老宗却呵呵呵地大笑起来。随后，他严肃地说：“谢谢你，你不说我心里还不实在，只知道停车不对，但不知停车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胡启才耍了个大阴谋，他妄想用全线停车来压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请你转告他，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要开车，把红卫兵送到北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老宗坚定地说完，从桌子上拿起手套和检查锤，噔噔噔地走了。他走到门口收住脚步，又回过头来关切地说：“站长同志，这里边有鬼，你好好想一下。咱们的铁路是搞社会主义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你这个站长，可不能让红灯对准无产阶级，回头给资产阶级开绿灯呵。我们希望你勇敢地站出来，把走资派胡启才的错误命令顶回去，坚决和工人

一道支持红卫兵的革命串连，让我们的列车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战斗！”

九九九号机车迎着暴风雨前进，象奔腾的洪峰，一泻千里地向秀川冲去！

秀川站，四处挂起标语。一幅大横标语挂在站台口：“坚决执行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排在两边站台上，摇着火红的战旗，噼噼啪啪地鼓着掌，热烈地迎接九九九号机车的到来。

老宗从机车上跳下来，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说：“嘿，小战士同志，在开车前还有个任务，需要你们帮助完成！”他蹲下身，支起一条腿，把司机手册放在膝盖上，埋下头刷刷地写出了他的第二张大字报。

谁也休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

胡启才命令全线停车，意图何在？这是个阴谋，

必须揭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群众的政治热情，他们

以革命统帅生产，不仅积极地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在生产上也干劲冲天，不断地刷新纪录。看

吧！煤矿的煤没处堆了，矿工们急得直跺脚；化工

厂的化肥在仓库里堆满了，化肥工人急得直拍腿；

车站上待运的货物堆成了山，等着我们的列车运！

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胡启才在搞什么呢？他背道而驰，

竟然违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保证铁路畅通的指示，命令全线停车，以此来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阻扰红卫兵串连，不准小将们赴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不准小将们象当年红军一样，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一句话，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胡启才，我们工人阶级要正告你：你这是痴心妄想！我们铁路工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最懂得革命的大局，决不容许你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使铁路畅通无阻，风雨无碍，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九九九号司机。

老宗满腔的怒火，都凝聚到这支笔上，一气呵成。他把写好的一页刷地撕下来，递给女孩，说：“小战士同志，不够劲儿的地方，给改改。然后劳驾你们用各种形式，使它跟这条线路上的工人、家属见面。他们一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会冲破胡启才的封锁，使全线通车的。快去吧，我们挂好车等你们来！”

“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几个红卫兵满怀激情，跑回车上。

老宗回到机车上，见小虎在忙着列车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吴怀庸却坐在那儿长吁短叹，双眉皱成疙瘩，痛苦的脸拉得